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韓湘子全傳

第四回 灑金橋鍾呂現形 睡虎山韓湘學道

蓬萊三島是吾家，一任那塵世裡喧嘩。因緣漏泄，萬里煙霞。翠竹影瑤草奇葩。霎時間，渾無牽掛，俺洞府自有那白鹿銜花。

話說當日竇氏把湘子說了一番，湘子只得依從竇氏說話，去探望蘆英一次。

倏忽間過了數月，退之上京會試，高登金榜，初授觀察推官，遷四川監察御史，不二年間，歷升刑部侍郎，接了竇氏、湘子、蘆英，一同在長安居住。一日朝罷歸來，路從灑金橋經過，見橋東坐著一個道人，生的豹頭暴眼，虎背龍腰，紫膛色面皮，落腮須鬍子，頭挽著陰陽二髻，身穿一領皂紗袍，持一管鑲鐵笛，約摸來力能扛鼎，賽過子胥；氣可斷橋，度越翼德。橋西坐著一個道人，生的眉清目秀，兩鬢刀裁，面如傅粉，唇若塗朱，頭戴一頂九陽巾，身穿一件黃氈衣，約摸來是興大漢的子房，扶炎劉的諸葛。退之神酣心醉，思量這兩位必是異人，遂近前問道：「坐在橋爾那位先生何方人氏？住居那裡？因恁出家修道？」那道人答道：「老夫與大人同輩不同朝。」退之道：「怎的叫做同輩不同朝？」那道人道：「大人是唐朝刑部侍郎，老大人是漢朝一員大將，總兵戎要路，坐帥府衙門，豈不是同輩不同朝？」退之道：「既與王家出力，辟土開疆，只合河山帶礪，與國同休，為恁麼棄家修行，裝束這般模樣？」道人道：「大人有所不知，因我王損害三賢，只得深藏遠避。」退之道：「害那三賢？」道人道：「三齊王韓信，大梁王彭越，九江王英布。這三賢閒臥馬鞍橋，渴飲刀頭血，明修棧道，暗渡陳倉，在九里山趕田橫入海，在烏江渡逼項羽身亡，幫漢高祖奪了楚秦天下，後來死得不如豬狗。因此貧道棄了官職，奔上終南山，埋名隱姓；跟東華帝君學道，得證仙階，老夫乃漢之鍾離權也，原是河間府任邱縣人。」退之又道：「橋西坐著那一位先生是那方人氏？住居那裡？可與鍾離先生是一輩不是？」那道人道：「貧道乃本朝士子，祖貫是河中府夏縣人也，生來頗讀幾行書，文章冠世，志氣軒昂，曾與李子英同往東京赴試，前到邯鄲十里黃花鋪垂楊樹下，得遇鍾離師父，度我三遭四起，不肯回心。他把那蘆席一片化作一座地獄，內有十大閻君，把我一靈真性攝在葫蘆內，我夢醒回來，方才曉得為官者不到頭，為富者不長久，於是棄儒修行，得成正果，我便是兩口先生也。」有詩為證，詩云：

朝游碧海暮蒼梧，袖裡青蛇膽氣粗。

三醉岳陽人不識，朗吟飛過洞庭湖。

退之道：「據二位先生這般說話，真是文欺孔孟，武過孫吳，一文一武，也所罕見。學生家下三輩好道，七輩好賢，願邀先生到舍奉款素齋，不知尊意若何？」鍾師道：「既蒙大人錯愛，貧道自當造府參拜，何敢叨齋。」退之挽著呂師手道：「學生與兩位先生同步到舍何如？」呂師道：「大人是當路宰官，貧道是山野鄙夫，逐隊步趨，有失觀瞻，請大人先行，貧道隨後便至。」退之道：「先生不可失信。」呂師道：「大人尊前，豈敢誑語。」

退之果然先到家中，頃刻間兩師也到。退之下階迎接，坐下吃茶。忽見湘子當面走過，望著兩師作揖。鍾師道：「此位何人？應得妨父剋母。」退之道：「這是小兒。」鍾師道：「若是公子，貧道人失言了。」退之道：「是學生姪兒，叫做韓湘子，三歲上沒了先兄，七歲上沒了先嫂，如今是學生撫養。」呂師道：「此子有三朝天子分，七輩狀元才，若不全家食天祿，定應九族盡昇天，何患不榮華富貴乎！」鍾師道：「只是一件，此子目下運行墓庫，作事多有顛倒，直交十六歲方才得脫，須請一位好師傅提撕警覺他一番，庶不致錯走路頭耳。」退之道：「愚意正欲如此，只是未得其人。請問二位先生，何以謂之天？」鍾離道：「牛兩角，馬四蹄。蹄之謂天。」又問：「何以謂之人？」呂師道：「穿牛鼻，絡馬腹之謂人。不以人滅天，不以故滅命，不以欲害真，謹守而弗失，是謂合其真。」鍾師道：「既蒙大人下問，貧道亦有一言請教。」退之道：「願聞。」鍾師道：「天地人謂之三才，何以天地曆元會而不變，這等長久？人生天地間，含陰抱陽，修性立命，為何有壽若彭鏗，夭若顏回？又有一等殤子，這般壽夭不齊，卻是何故？」退之沉吟半晌，默無一答。呂師道：「人人可以與天地齊壽，人自不悟耳。」退之道：「舜禹相傳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不知人心可無乎？」呂師道：「劍閣路雖險，夜行人更多。」退之道：「道心可有乎？」呂師道：「金屑雖珍貴，著眼亦為病。」退之道：「吾其以無心有心乎？」鍾師道：「曾被雪霜苦，楊花落也驚。」退之道：「吾其以有心無心乎？」鍾師道：「不勞懸占鏡，天曉自雞鳴。」退之道：「所謂有心盡非乎？」呂師道：「不得春風花不開，花開又被風吹落。」退之道：「所謂無心獨妙乎？」鍾師道：「曙色未分人盡望，及乎天曉也尋常。」退之見兩師大有議論，盡可教訓湘子，便道：「學生家中有座睡虎山，山內蓋一座九宮八卦團瓢，盡自清閒瀟灑，意欲屈留兩位先生在於團瓢之內，一位教舍姪習文，一位教舍姪習武。若得舍姪學成文武藝，貨與帝王家，學生心願畢矣，不知尊意若何？」兩師道：「貧道俱是山野村夫，胸中實無經濟才略，荷蒙大人俯賜甄收，敢不用心教訓公子。只是大人要始終如一，不可聽信讒言，見罪貧道。」退之待了兩師的素齋，便叫張千、李萬領兩位先生到團瓢內去，又吩咐湘子勤緊學習，以圖榮顯祖宗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鍾、呂兩師同湘子到於團瓢之內，過了一日，也不開口教湘子習文，也不教湘子習武，兩個只是閉兌，垂簾，跏趺靜坐。湘子見兩師光景，又不敢問，只得又過一日。看看到第三日，只見鍾師吹起鐵笛，呂師唱起道情，道：

歎水火兩無情，慾火煎熬損自身。還須著意多勤慎。陰陽自生，築基煉神，降龍伏虎休狂奔。養其身，調神息氣，內外兩無侵，內外兩無侵。

唱罷道情，才叫湘子道：「韓公子，你近前來，我且問汝。」湘子鞠躬，立在兩師面前。鍾師道：「令叔大人請我二人教訓公子，我二人敢不盡心！只是不知公子願學長生二字，願學功名二字？」湘子道：「敢問師父，功名二字如何結果？」鍾師道：「教汝經書墳典，韜略陰符，上可以保國安民，下可以勘凶定亂。逢時遇主，博得一官半職，坐著高堂大廈，出入有輕裘肥馬，平白地顯祖榮宗，封妻蔭子，萬人喝采，這便是功名。但是無常一促，萬事皆空，到頭來終無結果。」湘子道：「如何是長生二字？」呂師道：「傳汝築基煉己功夫，周天火候秘訣，吐濁納清，餐霞服氣，白日昇天，赴蟠桃大會，發白再黑，齒落更生，日月同居，長生不老，這便是長生的結證。兩樣作用如霄壤之隔，公子心下願學那一樣？」湘子道：「弟子願學長生。」兩師道：「這個工夫不比文藝，鹵莽不得，斷續不得，所謂用志不分，乃凝於神也。」有詩為證：

堪歎凡人問我家，蟠桃雲霧靄煙霞。

眉藏火候非輕說，手種金蓮不自誇。

三尺焦桐為活計，一壺美酒作生涯。

騎龍遠遠遊三島，夜靜無人玩月華。

兩師叫湘子道：「徒弟，如今是怎麼時候了？」湘子道：「師父，鼓打一更了。」兩師道：「仙有數等，汝願學那一等？」湘子道：「秀才歲考，便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等的分別，做神仙怎麼也有等數？」鍾師道：「不是這個等第之等，仙有天、地、人、神、鬼五樣不同。」湘子道：「願聞其詳。」鍾師道：「陰神至靈而無形者，鬼仙也；處世無疾而不老者，人仙也；不饑不渴，寒暑不侵，遨遊三島，長生不死者，地仙也；飛空走霧，出幽入冥，倏在倏亡，變幻莫測者，神仙也；形神俱妙，與道合真，步日月而無影，入金石而無礙，變化多端，隱顯難執，或者或少，至聖至神，鬼神莫能知，蒼龜莫能測者，天仙也。」呂師道：「絕嗜慾，修胎息，頓神入定，脫殼投胎，托陰陽化生而不壞者，可為下品鬼仙；受正一符篆，上清三洞妙法，及劍術屍解而得道者，可為中品人仙、地仙；煉先天真一之氣，修金丹大藥，汞龍升，鉛虎降，凝結黍米之珠，則為上品神仙、天仙。」湘子道：「弟子嘗聞古語云：學仙須是學天仙，唯有金丹最的端。望師父把那金丹大道傳授與弟子。」兩師道：「汝既願學天仙，汝的

志向是好的了，只怕汝齒莽滅裂，中道而廢，枉費了我們普度的心機，絕了後來修真門路。」湘子道：「師父若肯指教，弟子豈敢懈弛。」兩師道：「居，吾語汝，汝須牢記，不可泄漏。」湘子拱立而聽。兩師唱道：〔五更轉〕

一更裡端坐，慢慢調龍虎，潤轉三關，透入泥丸路。龍盤金鼎，虎咽黃庭戶。得些功夫，等閒休訴，等閒休訴。

二更裡，二點敲，陰陽真氣妙。上下三關，莫教錯了。嬰兒姪女得黃婆，自然匹配了，自然匹配了。

三更裡，月明正把乾坤照。產藥根苗，只在西南邊。鉛一遇癸生，急彩方為妙。海底龍蛇，自然來相盤繞，自然來相盤繞。

四更裡更妙，坎離一要顛倒。晨昏火候合天樞，子在胞中，萬丈霞光照。位產玄珠一，此法真奇奧，此法真奇奧。

五更裡天曉，籠內金雞叫。有個芒童拍手呵呵笑，喂飽牛兒快活睡一覺。行滿功成，自有丹書詔，自有丹書詔。」

湘子聽了，牢記在心。兩師道：「湘子，我們把長生秘訣傳授與汝了，只怕汝叔父知道，輕慢我二人。」湘子道：「弟子自有主張，不必多慮。」一連教導了兩三夜，到第四夜時，兩師又打著漁鼓，拍著簡板，唱一同教湘子。詞名《梧桐樹》：

一更裡，調神氣，心猿意馬牢拴係。莫學閒遊戲，閒遊戲。昏昏默默煉胎息，開卻天門地戶閉。果然通玄理，通玄理。

二更裡，傳宇宙，一道靈光漸通透。龍虎初交媾，初交媾。提防三關莫要走，莫要走。

三更裡。一陽動，金鼎將來玉鼎共。煉就真鉛汞，戊已配元紅。鼎內金花吽，金花吽。

四更裡，月當空，玉鏡高懸處處同。照見海東紅，隔山取水鬧哄哄，鬧哄哄。

五更裡，雲收徹，靈圭弄新月。處處瓊花結，瓊花結。火候抽添按時節，氤氳降紅雪。莫把天機泄，天機泄。

到得天曉，兩師對湘子說道：「我們連日教汝修煉，汝須用心勤習。汝叔父今日必然要趕我們出去了。」湘子道：「任憑叔父責罰，弟子決無悔心。只是師父去了，教弟子倚靠著那個？」兩師道：「這是理勢使然，諺云：『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難來時各自飛。』何況師徒乎！汝只堅心定志，我們自來度汝。」說猶未了，退之著人來喚湘子並當值的去，問湘子道：「汝這幾日習讀得文武經書，亦諳熟否？」湘子道：「姪兒不敢隱瞞叔父，兩位師父教姪兒的是一部大道《黃庭經》，不讀怎麼文武經書。」退之佛然不悅，再問當值的道：「大叔與這兩位先生連日所習何事？所講何書？」當值的道：「兩個道人教大叔一更打坐，二更飛升，三更四更只是打漁鼓唱道情。」退之聽了，一時心頭火起，紫漲了面皮，便拿竹片打湘子，道：「汝爹爹棄世，托我看汝，教汝讀書，只指望汝成人長大，光顯祖宗，誰知汝這般癡呆，要學修行結果，玷辱門閥，怎不氣殺我也？」湘子道：「是叔父請這兩個師父教我的，不是姪兒自己生發出來的，如何打我？」竇氏在旁再三勸道：「他爹娘早喪，孤苦憐仃，雖是我們恩養成人，也須索三思教訓，不要惹旁人議論。」湘子哭道：「賴叔嬸養成人，今後再不敢違嚴命了。」退之道：「夫人既勸我，我且不打這畜生，汝快進去勤攻書史，休學那出家的勾當。」一面叫當值的：「快去喚那兩個道人來，趕他出去，絕了這根苗，不怕湘子不學好。」

果然，當值的去叫兩師道：「先生，老爺有請！」鍾師道：「純陽子，那冲和子迷昧前因，來請我和你，要趕出門。我們且去見他，看他有恁話說。」兩師隨了當值的走到退之跟前，稽首道：「韓大人，貧道見禮。」退之怒喝道：「誰與你這般人見禮個見禮！你兩個可是有些兒人氣的麼？」兩師道：「大人請我們兩人訓誨公子，豈不曉得尊師重傅的，卻為何不以禮相待？」退之道：「我的你兩人教姪兒習文演武，以圖進取，你如何終日教他打漁鼓唱道情？豈不是賊夫人之子！那道情可足好人唱的？」兩師道：「大人，貧道何曾教他唱道情來？」退之道：「我姪兒已是招承，汝兩人如何還白賴？快快出門去吧，休得在此胡纏！」兩師道：「我出家人是隨緣的，有緣則住，無緣則去，何鬚髮惱！」便向裡面叫道：「韓湘子，我們今日去了，汝以後若要尋我們時，可到萬里外終南山來，我們在那裡等你。」湘子跑出來道：「師父，快不要去，只在這裡教訓弟子。你若去了，弟子來尋時就難得見了。」兩師道：「汝叔父既趕我們出門，有何面目再在汝家裡！」湘子道：「弟子情願跟了師父同去。」退之一手扯住湘子，叫：「張千、李萬，把這兩個野道人推出去！」兩師道：「大人在上，貧道唱一首小詞答謝大人錯愛，便出門了。」詞名《沾美酒》帶《清江引》：

想為官有甚好，看富貴似波濤，不如俺色空清淨破衲襖。掩柴扉靜悄，也不戀雌雞叫。紫羅袍，煞強如傀儡棚中喧鬧，榮華的似瑞雪湯澆。閒伴著仙童採藥苗，悶把瑤琴操。操的是古調，鶴鳴九臯，一任旁人笑。

退之道：「快出去！我也懶得聽這般說話。」兩師唱：

有一日削祿禍難逃，藍關雪擁長途道，那時方曉。

唱罷，拂袖而去。詩云：

大袖遮三界，遨遊遍九天。

腐儒無眼力，不識大羅仙。

退之見兩師去了，便把湘子領在書房中，關鎖他在一間房裡，吩咐當值的小心看守，不許放他出來胡行亂走。正是：

埋怨當初二道人，綺言綺語哄兒身。

如今斬草除根淨，撇下黃庭內景經。

那湘子被鎖在房中，並沒怨暢意思，只是勤苦修煉，坐唱道情。有《黃鶯兒》為證：

慢慢自沉吟，下深功，受苦辛，經行日夜眠不穩。要見本來那人，把心猿緊繫，三關運轉，透入《黃庭經》。煉真精，刀圭不用，天理自相生。

忽見那牛奔，鼻撩天，吼一陣，搖搖擺擺擒不定。拽住了那繩，休教亂行，往來日夜跟隨緊。牧牛人，丹田界，管取稻花生。

這湘子雖然晝夜勤修，畢竟不知後來若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